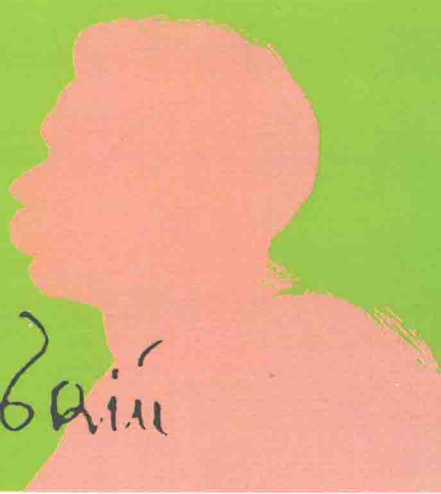


创美文学馆
世界经典名著



高尔基人生三部曲
俄语文学中的典范
动人心弦的励志经典



М. Горький

高尔基人生三部曲

童年

[前苏联] 高尔基 著 郑海凌 译

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童年

[前苏联]高尔基 著 郑海凌 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; 郑海凌译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1

ISBN 978-7-5057-3290-2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4744号

书名	童年
著者	〔前苏联〕高尔基
译者	郑海凌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9×1194毫米 32开 8.75印张 185千字
版次	2014年3第1版
印次	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290-2
定价	2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	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	

译者序

高傲的海燕

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。”

“海燕在叫喊着，飞翔着，像黑色的闪电，箭一般地穿过乌云，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。”

“看吧，它飞翔着，像个精灵，——高傲的、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……”^①

这是高尔基的一篇脍炙人口的、激情洋溢的散文诗，热情讴歌了象征时代精神的海燕形象。它顶着雷电，迎着暴风雨，在苍茫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，它勇敢，它无畏！这就是海燕，这就是高尔基！

1868年3月28日，高尔基（原名：阿列克赛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）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城（现名高尔基市）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。父亲是一个木匠，母亲是一个染坊老板的女儿。高尔基三岁时，父亲染上霍乱去世了。母亲带着他寄居在外公

^① 引自高尔基的《海燕之歌》，戈宝权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

家。外公是一个贪婪、残暴、自私的恶老头儿。两个舅舅经常为争夺家产而打架，并把高尔基视为眼中钉。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，只有外婆真正疼爱高尔基。

后来，高尔基的母亲改嫁给一个贵族大学生，并把高尔基接去同住。又一场噩梦开始了。继父对母亲的种种恶行深深刺伤了幼小的高尔基。高尔基只好又回到已经破产的外公家。这期间，高尔基一边上学，一边捡破烂，勉强读完了二年级。

1878年秋天，高尔基的母亲病逝。十岁的高尔基先后被送进当地一家鞋店和绘图师家当学徒，从此结束了本不该结束的“童年”，开始了独自谋生。对于一个十岁的儿童来说，独自谋生的艰辛和屈辱是不言而喻的。高尔基不堪忍受当学徒的屈辱生活，偷偷逃到伏尔加河的“善良号”轮船上当了洗碗工。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深夜，高尔基有洗不完的杯盘、碗碟和刀叉。尽管像服苦役般地日夜劳作，但被解雇的厄运依然不期而至地落在了他头上。解雇理由却是无中生有：轮船餐厅的侍役偷茶具给乘客的事栽赃给了高尔基。这段洗碗工的生活就这样屈辱地结束了。但喜欢读书，也鼓励高尔基读书的厨师斯穆雷却深深留在了高尔基的记忆中。

1880年秋天，高尔基又无奈地回到绘图师家。工作更加繁重了，而且不许高尔基看书。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要受罚，书也要被没收烧毁。但主人家这些愚蠢的打压，扼杀不了高尔基追求知识、热爱读书的天性。他幸运地结识了喜欢读书的剪裁师的妻子和雍容华贵的、像女王一样高尚美丽的玛尔格王后。她们给高尔基提供了比斯穆雷更多的书籍。高尔基第一次认识了司各特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巴尔扎克、屠格涅夫、阿克萨科夫、索洛古勃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贝朗瑞等大作家和大诗人。他们的书给高尔基展示了一个奇异美妙的新世界，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高尔基第一次读到玛尔格王后借给

他的普希金诗集时，那种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。他说：“我怀着渴望的心情，一口气把书看完了……在普希金的诗里，那种纯朴和音韵完美和谐地交织在一起……很像外婆讲的那些优美的童话……我心里反复吟诵这些奇妙的诗句……这使我感到幸福，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快乐。诗歌发出的振鸣犹如新生活的钟声。”但是院子里那些愚昧恶毒的人却把污言秽语泼向这两个女人，高尔基愤怒得几乎要向全世界呐喊：不许你们污蔑宛如天使般的剪裁师妻子和高贵美丽的马尔格王后！在高尔基苦闷压抑的这段打工生活中，正是这两个女人给高尔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——书籍。后来高尔基说：“我读书越多，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，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光明和有意义。”从此，读书成了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，他终生的宝贵习惯。

书籍真是太神奇了，把高尔基沉闷屈辱的生活几乎变成了节日，而高尔基就是这节日里最幸福的人。

然而，生活再一次戏弄了他。一个士兵偷了钱，却嫁祸于高尔基，结果高尔基的名誉不但被玷污，而且还遭到一顿毒打。之后，他离开了绘图师家，又在轮船上干起了洗碗工。深秋，轮船停航以后，高尔基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。从1882年深秋干到1883年春天。这里的工作依然繁重而枯燥，沉闷而无聊，但高尔基还是千方百计找书看，并念书给工友们听。后来高尔基还在工地上当过工长。无论他做什么样的苦工，都始终没有放弃读书。

1884年初秋，高尔基终于从一个弱小的儿童长成为一个有理想的十六岁少年。也就是说，他独立谋生已经六年了。六年的打工生涯，六年的屈辱生活，六年的勤奋读书，使高尔基“上大学”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础。于是，他怀着进大学读书的美好憧憬，踏上了前往喀山的道路。然而，愿望和现实相差太遥远了，他的大学梦落空了。

在喀山，贫民窟和码头是高尔基光顾的地方。为了不挨饿，他去码头当搬运工，在面包作坊当帮工。渐渐地，他的生活面扩大了，除了接触那里的工人、流浪汉和底层平民外，他还结识了一大批大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，如在印刷厂当夜班校对员的大学生普列特尼奥甫，小杂货铺老板杰连科夫等。杰连科夫家里经常聚集着喀山大学、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和进步人士。他们关心俄国人民的疾苦，为俄国的前途担忧，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各自推崇的真理。高尔基说：“我常常感觉到，在大学生们的谈话里，听到了我未能说出来的思想，因此这些人让我欣喜若狂，犹如一个俘虏得到许诺给予自由那样高兴。”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高尔基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，开始阅读一些科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，他读的第一本严肃的书是叔本华的《格言与箴言》。但要真正找到思想上的朋友和生活的方向，对于高尔基来说，是何其困难啊！1887年2月，高尔基的外婆去世了，这对他是天大的打击。听到噩耗的当天夜里，他极度悲伤，他想呐喊，想告诉大家，他的外婆是一个多么热忱而聪明的人，是一个多么善良而温厚的人，是一个多么会讲童话和诗歌的高手，她是所有人的母亲，是高尔基的保护神，她怎么可以死呢？！在穷困、苦闷、绝望、无出路的纠结中，高尔基想到了死。他在集市上买了一支旧的左轮手枪，对着胸膛开了一枪，结果子弹打歪了，没有击中心脏，只打穿了一叶肺。这时，罗马斯帮助了他。他在《我的大学》中写道：“他谈了很久，一直谈到深更半夜。看来，他希望一下子就使我符合他的要求，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我初次感觉到与人相处得如此真诚，如此友好。自从我尝试自杀之后，我对自己的评价急剧下降，我觉得自己很卑微，在人面前有罪似的，我活着感到羞耻。想必罗马斯理解我的这种心情，于是仁慈地向我打开了他自己的大门，使我振作起来。这是一个永远难

忘的日子。”

罗马斯是被流放多年的民粹派革命家，在高尔基苦闷无助的日子里，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高尔基很大的帮助，不仅使高尔基驱散了精神上的苦闷，也使高尔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，读到了更多的有益的好书，更多了解了民间的疾苦，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阅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高尔基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，和他一起到农村对农民做启蒙宣传工作。高尔基还认识到，必须使民众从浑浑噩噩的、铅样沉重的生活中觉醒，摆脱掉愚昧、残暴、自私和野蛮的恶习，俄国的生活才有希望，俄国的未来才有光明。

在喀山四年的“求学”生活，使一个满怀美好憧憬的懵懂少年，成长为一个关心俄国命运，探求革命真理的热血青年。高尔基在成长，高尔基在进步。高尔基曾说过，他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，但在精神上获得新生的却是在喀山。“喀山是我最喜爱的一所‘大学’。”

从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，我们所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主人公悲惨的童年，受尽凌辱的谋生经历和求学的坎坷，也并不觉得主人公软弱可怜，一贫如洗。这一切恰恰折射出主人公天性中的正义感、善良、宽厚、顽强、坚忍和勤思敏学以及他那高贵而美好的心灵。

《在人间》第二章中，主人公与瘸腿姑娘柳德米拉像“夫妻”那样纯洁地过家家，简直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“外婆常常夸我们俩的友谊。‘男孩跟女孩相好是件好事！只是不能胡闹……’外婆用简单明了的话给我们解释，什么叫做‘胡闹’。她讲得很美，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，所以我深深懂得了，花儿没有开是不能采的，否则就没有芳香，也不会结出果实。”所以，高尔基从不“胡闹”，看到别人胡闹，他极其厌恶，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

主人公博爱仁慈。他和外婆一起，踏着溶溶月色，把五戈比硬币

悄悄放在比他更穷苦的人家的窗台上。尽管继父深深伤害过他，但在继父临终前想见他一面时，他仍然前往医院，满足了继父的愿望。

主人公热爱大自然犹如热爱自由一样。他和外婆在森林里采蘑菇或捕鸟时，他的心欢喜得像鸟儿一样跃动。天还没有亮，他便来到了森林里，装好捕鸟工具，在林边躺下，等待天亮。“四周万籁俱寂，一切都在沉睡。透过灰蒙蒙的雾气，隐约显现出山脚下那片辽阔的土地……远方，在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，亮晃晃的太阳正在徐徐升起……喜洋洋的太阳渐渐升高，祝福着、温暖着这片赤裸而寒冷的大地……清澈明亮的天空，使大地显得辽阔无垠，一切都流向远方，流向蔚蓝色的大地尽头。”

“鸟儿们醒来了……一分钟之前还在煞有介事地沉思的森林，霎时间充满了各种鸟鸣，展现出一片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繁忙景象……”

他哪里是在捕鸟，分明是一个小天使在与大自然对话。这就是心灵纯净的主人公眼中的大自然：壮美、神奇、诡异，带给他无限的想象和快乐。哪里看得出这是一个为生计所迫、寄人篱下、孤苦无依的少年啊。

综观上述，我们从高尔基身上读出的不只是苦难与不幸，彷徨与绝望，而是他的坚强与自信，尊严与勇敢，正直与抗争，善良与博爱，勤思与敏学，心灵的纯净与智慧。不是吗？高尔基不正是矫健、高傲、勇敢的海燕吗？他不畏电闪雷鸣，不畏狂风暴雨，他坚信乌云终会散去，他将张开双臂迎接日出，拥抱阳光。是的，高尔基心中永远阳光灿烂：阳光化去了苦难与凌辱，带来了永恒的明天和希望。是的，高尔基就像海燕，最终飞出了俄国海域，飞向了全世界，而他依然矫健、高傲而勇敢。

三部曲所描写和表现的也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，同时折射出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，反映了当时俄国底层人民“铅样沉重的生活”，表现了关心俄国命运、探求革命真理的一代新人艰难曲折的成长道路。

三部曲问世以来，获得了俄国国内外高度一致的好评，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拥有千百万的读者。愿这朵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长开不衰。永远的高尔基，永远的三部曲。

我没有按常规来写这篇“前言”，没有对作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做出更多的点评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我每次读三部曲时，都会对享誉世界的一代文学大师高尔基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和感激，在这样的心情下，我只能有感而写。所以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这篇小文算作一则“读后感”吧。我是译者，更是读者，我愿与我的读者分享我的感受，我愿与我的读者一起感受当年高尔基的生活，体悟高尔基的成长。同时，我相信，当今的读者是最好的读家，也是最好的评家。

刘引梅

目录

译者序/1

一/1

二/15

三/32

四/55

五/72

六/90

七/101

八/117

九/139

十/162

十一/189

十二/215

十三/243

狭小的房间里，光线很暗。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蒙着白布，身子显得特别长。他的光脚露在外面，脚趾古怪地张开着；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，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；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，难看地龇着牙，看上去怪吓人的。

母亲半裸着身子，穿着一条红裙子，跪在父亲身旁，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，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。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，嗓音低沉、沙哑。她眼睛红肿，仿佛融化了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。

外婆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胖乎乎的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子上皮肉松弛，令人发笑。外婆身子软绵绵的，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。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，也在哭，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，像唱歌似的，哭得很老练。她全身颤抖，使劲拉着我，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。我向后扭着身子，躲在外婆身后，不肯朝前去。我心里害怕，同时又感到难为情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。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去跟你爹爹告别，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年龄……”

我刚刚大病初愈，才能下床走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期间，父亲照料着我，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^①，外婆接替父亲来照料我。我外婆是个很奇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外婆。

外婆回答说：

“从上头来，从下面来，我不是走来的，是搭船来的！在水上不能走路^②，傻瓜！”

她这话真可笑，简直让人莫名其妙：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，是个卖羊皮的小贩。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，要是不当心摔倒了，就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这里哪儿来的水呢？全是哄弄人，前言不搭后语的，真叫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傻瓜？”

“因为你爱吵闹。”外婆说，她脸上也带着笑。

外婆说话语气亲切、快活，富有乐感。自从我第一天见到她，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，此刻，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。她的泪水，她的号哭，都使我感到新奇，

① 高尔基三岁时，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，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，不幸染病而死。

② 这句话里的“上头”是指伏尔加河上游，“下面”是指下新城（后更名高尔基城），这些词在俄语中是借音字。俄语中的“走来”和“乘船来”是不同的动词。此处孩子用词不当，外婆纠正他。

使我惊恐不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。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，很少说话。她个子很高，牛高马大的，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。母亲的身体很结实，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。可是现在，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令人难受，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。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，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脸上。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不时摆来摆去，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站了好长时间，但母亲没有理睬我，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。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，不停地号哭，哽咽着，泣不成声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

“快点抬走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，代替了窗帘。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，恰如一张船帆。有一回，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，忽然，响起一声霹雷。父亲笑了，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别怕，卢克^①，没事儿！”

这时，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就坐下了，仰面躺下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两眼紧闭着，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用吓人的声音说：

“快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赛抱出去！”

外婆连忙把我推开，跑到门口，喊道：

“亲爱的街坊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多管闲事，看在基督分上，快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女人临产。老爷们，行行好吧！”

我躲在箱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躺在地板上，

① 父亲对幼小的高尔基的称呼，意为“葱头”。

身子不停地弯曲着，哼哼呀呀地叫着，牙咬得吱吱响。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不停地安慰她，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：

“为了圣父圣子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心里很害怕。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，就在父亲身边，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说不定还在笑呢。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，然后又躺下去，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，有时跑到门外去，不一会儿又跑进来。后来，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，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我是在屋角里睡着了，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，在一个阴雨天，荒凉的公墓的一个角落，我站在滑溜溜的黏土小丘上，望着墓穴。这时，父亲的棺材已经放进墓穴里，墓穴底部有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。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在父亲墓前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。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，手里拿着铁锹。暖融融的细雨像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开始封土吧。”巡警朝一旁走开，说。

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。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，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，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。趴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，刚要往穴壁上爬，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。

“你离远一点儿，廖尼亚^①。”外婆揪住我的肩膀，对我说。我挣

① 高尔基的小名。

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离开这里。

“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上帝啊。”不知外婆在埋怨我，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久久地站在那里，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墓穴填平了，她依旧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。忽然起风了，细雨旋即随风而去。外婆拉着我的手，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，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，问道，“你应该哭啊！”

“我哭不出来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样可不好。”外婆轻声对我说。

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，从没有因为怕疼而哭过。我哭鼻子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嘲笑我，而我母亲却大喊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。这时我问外婆：

“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，”外婆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不曾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。

几天以后，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，搭上了轮船。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扎着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，从轮船的小窗朝外望着，小窗圆圆鼓鼓的，活像是马的眼睛。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，混浊的河水翻着泡沫，

哗哗流去。有时河水翻起浪花，朝窗玻璃扑来。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，跳到地板上。

“别怕！”外婆对我说，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举起我的身子，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。

河面上升起潮湿的大雾，灰蒙蒙的。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，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。四周的一切在颤动，唯有母亲纹丝不动。她把两手放在脑后，身子倚着舱壁，坚定地站着。她的脸色暗淡，呈铁青色，两眼紧闭着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。我觉得，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人觉得眼生。

外婆多次轻声劝她：

“瓦丽娅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多少吃点，好吗？”

我母亲一声不吭，也没有动弹。

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，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，但总是陪着小心，怯生生的，而且话很少。我觉得，她是害怕我母亲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对外婆更亲近了。

“是萨拉托夫。”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是古怪的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：萨拉托夫？水手？

一个体格宽大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，他穿一身蓝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。外婆接过木匣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木匣里，放好之后，她便伸开双臂，托着小木匣，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。但外婆身体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小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口踟蹰不前，样子十分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！”我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婆手里抢过木匣，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。我只好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端详眼前这位穿蓝衣服